

中国独生子女：“小皇帝”还是新公民

风 笑天(FENG, Xiaotian)

中国 南京大学

独生子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在社会中的一代特殊人口。当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一下子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来时，马上引起了学术界、大众媒介以及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这种关注的中心是对独生子女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中国独生子女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状况究竟如何？早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就有人提醒：独生子女有诸多毛病；也有人担心：独生子女的素质差、独生子女是“问题儿童”；还有人预言：独生子女将成为“小皇帝”、独生子女的发展将不如非独生子女。如果情形果真如此，那么，对整整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对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家庭、对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来说，都将是一个悲剧，都将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后果。正式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将从讨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有无差别的问题、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的问题开始，最后揭示出大众媒介在对独生子女形象的认知上存在着不符合现实的情况。

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有无差别？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早期比较多的研究认为，独生子女具有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在身体状况、智力水平方面，也表现在个性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一种比较普遍的结论是：独生子女在身体状况、智力水平方面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方面则不如非独生子女。而自 80 年代中后期和 90 年代以来的多数研究则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个性心理和行为上并不存在像人们普遍担心的那种差异”、“从各类样本的比较来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体差不多”、“在个性表现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差别”、“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无显著差异”。（陈科文，1985；刘云德，1988；鲍斯顿等，1989；黄鹂，1994）

怎样看待和认识现有研究中的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呢？笔者通过分析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文献认为，独生子女是一个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特征的整体概念，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年龄和社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在 3 岁—18 岁这一年龄段中，二者之间的差异大体上呈现出“年龄越小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越大”的趋势；而在城市和农村这两种不同的社区中，则呈现出“农村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比城市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更大”这样的特点。而当两类青少年逐渐成长，特别是到了他们基本社会化阶段的后期以及成年以后，由于不同社会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发生改变，两类青少年之间的差别基本消失。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中成长的一代新人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对于两类青少年早期有明显差别、社会化后期则无差别的结果，笔者提出一种“消磨—趋同”的理论来进行解释。所谓“消磨—趋同”，指的是两类儿童在幼年时期所存在的一些

明显差异，会随着他们后期接触的社会化环境的变化和他们年龄的成长而逐渐变小和消失。在基本社会化的末期，二者的发展状况趋于一致。社会化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称作“环境消磨”，而年龄的成长所带来的影响则可以称作“时间消磨”。

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比如学龄前期、学龄期、青年初期等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化环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不同。儿童年龄越小时，所面临的社会化环境越单一，父母、家庭的影响和作用越大。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大，特别是当儿童进入中小学，他们和社会接触的范围扩大了，社会化环境增加了。加上青春期心理的变化(独立性要求、逆反心理等)，他们开始和父母及成人疏远甚至对立，开始向同龄群体靠拢。此时，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而父母和家庭的影响相对变小。并且，家庭对儿童来说是一种互不相同的环境，而学校、大众传媒等对所有儿童来说则都是一种相同的环境。不同的家庭和父母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不一致性”与相同的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播媒介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一致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独生子女在这两种环境中受到的影响不同，他们自己的感受也明显不同。在家庭环境中，其作为“独生子女”的感受很强，而在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环境中，其作为独生子女的意识则明显下降。因此，如果说家庭环境的不同是造成两类儿童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后期生活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共同性，则是逐渐洗磨掉这种差异的重要机制。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方面，比如安全、文化期望、吃苦性等，独生子女家庭和父母所给予的影响特别强，因而依然会导致独生子女在这些方面与同龄非独生子女有明显的不同。

笔者的这一结论对于人们从总体上正确认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被目前一些研究所描绘的众多“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同时，这一结论还启示我们：在看待和认识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与发展时，不能忽略和轻视与他们“共同成长的”中国社会。应该看到，在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与正在向现代化转变的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自80年代以来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产生、包含、影响和造就了这一代新的中国公民。

二、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

“小皇帝”问题所反映的主要是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溺爱行为及其由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独生子女被娇惯、被宠坏、养成不良个性特征的现象。尽管独生子女是小皇帝的说法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但较多情况下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却主要是由各种媒体的记者、文学作家以及教育工作者根据他们对个别对象的采访、对身边个案的观察所作的描述、或者是根据个人经验或认识所发表看法。而采用系统的方法，运用科学的工具进行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却并不多见。那么，一代独生子女究竟是不是“小皇帝”呢？现有的一些经验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答案：

美国学者鲍思顿和范彤尼曾于 1987 年对长春市 1465 名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和教师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完全没有支持视中国的独生子女为‘小皇帝’的观点”，“综上所述，我们没有找到支持中国和西方新闻报道中越来越普遍地刻画独生子女为骄横的、不易调教的和自私的‘小皇帝’的模型。”（鲍斯顿等，1989）

笔者 1988 年曾对湖北五个市镇 1293 名小学生家长进行调查，并将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在溺爱孩子方面的表现进行了具体的测量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除了少数几个涉及到“安全性”的指标外，几乎所有的结果都一致地表明，两类家长在溺爱孩子的行为表现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不论是在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习惯方面，还是在迁就孩子、尽量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方面，两类家长的表现并不存在明显的统计差异性。研究结果对广为流行的“小皇帝”观点提出了质疑。笔者依据研究的结果得出结论：现实生活中溺爱孩子的，并不只有独生子女家长，同时也有非独生子女家长。另一方面，在独生子女家长中，溺爱孩子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独生子女家长都溺爱孩子。实际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确有被父母娇惯坏了的“小皇帝”，但他们只是少年儿童中的很少一部分，并且他们中既有独生子女，也有非独生子女。（风笑天，1992）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范彤尼和鲍思顿又利用 1990 年中美合作课题组对北京、甘肃、湖南、安徽四省市 4000 名小学生及其家长的大规模调查资料，从智力、体质、个性特征三个方面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其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导致一代‘小皇帝’。”并且，他们进一步指出：“独生子女缺少兄弟姐妹与独生子女不正常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范彤妮等，1996）

三、大众媒介描述的独生子女形象是什么？

中国独生子女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和大众媒介都在给出他们的回答。从总体上看，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各种认识和评价基本上处于一种偶发的、零散的、不系统的、无规律的状态。目前还没有客观的证据来反映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认识和评价的总体状况。

留美学者黄刚曾在一篇探讨成年独生子女人际关系的论文中指出：“美国社会舆论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存有相当严重的偏见。人们凭‘常识’相信独生子女多少有‘病态’或反常的情感与行为特征，大众媒介对此的宣传也有点夸大其词。”（黄刚，1990）。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社会舆论会不会同样存在着西方社会那种对独生子女的偏见？大众媒介会不会“对此的宣传也有点夸大其词”？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由大众媒介所建构的一代独生子女的形象，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增加社会认知中对独生子女的“否定性陈旧偏见”。现在的问题是，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是什么？这种形象是否反映了客观现实？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中是否存在着“严重的偏见”？

为了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笔者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大众媒介中有关独生子女的新闻报道进行了系统的、定量的分析。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在新闻标题中，还是在新闻

闻内容中，对独生子女的负面评价都占了绝大部分。其比例在 60%—70%之间。换句话说，在大众媒介的新闻中，独生子女更多的是以一种负面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的。（见表 1）

表1 新闻标题和新闻内容所体现的媒介评价

媒介评价	新闻标题		新闻内容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正面	72	12.3	89	15.2
中性	152	25.9	86	14.7
负面	362	61.8	411	70.1
合计	586	100.0	586	100.0

也有研究者根据全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NKI)的检索，发现从 2000 年到 2004 年 2 月共有 97 篇有关独生子女的报道，除相关政策法规宣传和内容重复的篇目外，余下 53 篇。按新闻所表现的态度偏向性进行分类，结果为：正面的 7 篇，中性的 11 篇，负面的 35 篇。其统计的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种类型报道的百分比分别为 13.2%、20.8%和 66%，与本研究三种类型的比例分布十分相近。（包蕾萍，2008）上述两种统计结果都表明，大众媒介新闻报道中的独生子女，三分之二左右是负面的形象。

为了归纳媒介新闻中独生子女负面形象的主要方面，笔者选取了这586篇新闻报道中重复次数最多的20篇新闻进行分析。（见表2）由于这20篇新闻总共转载次数达到701次，占了全部586篇新闻总的转载次数2048次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既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全部新闻内容的一个样本，同时也可以将它们看成是全部新闻中传播最广泛、对受众影响最大的一部分新闻。表2是这20篇新闻的题目、转载次数及对独生子女的评价。

表2 样本中转载最多的前20篇新闻的题目、转载次数及其对独生子女的评价

序号	新闻标题	转载次数	评价
1	“80 后”独生子女离婚多	75	负面
2	南京节后出现离婚高潮 离婚者中独生子女比例高	64	负面
3	养老压力大 “80 后”独生子女夫妇生育意愿提高	58	中性
4	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是支撑中国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53	负面
5	为蹭饭 独生子女结婚愿与父母做邻居	52	负面
6	全国有近 1 亿独生子女 低收入者结婚难度加大	49	负面
7	“85 后”独生子女遭就业歧视 不能吃苦成代名词	41	负面
8	于丹忧心独生子女素质教育 吁小学增加公益教育	28	负面
9	90%小学生诉父母侵隐私 独生子女有攻击性需要	28	负面
10	中国 9 成独生子女不做家务 一起动手有多难	27	负面

11	高额成本吓退双独生子女夫妇生二胎念头	26	中性
12	城市独生子女靠边站	25	负面
13	河南部分企业招聘卡“出身” 不要城市独生子女	24	负面
14	春节：独生子女婚姻“年检”？	24	中性
15	孩子像宠物没学会感恩 新一代独生子女“草莓化”	23	负面
16	六成独生子女夫妻不要二胎	21	中性
17	企业拒聘“城市独生子女” 就业歧视折射教育缺失	21	负面
18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迎来婚恋高峰	21	中性
19	双独生子女父母“只生不养”？	21	负面
20	独生子女当父母 会生不会养？	20	负面
	合计次数	701	

表2最右边的评价统计表明，转载最多的这20篇报道中，从标题到内容直接呈现负面评价的12篇，间接呈现负面评价的3篇，呈现中性评价的5篇，呈现正面评价的一篇也没有。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了媒体新闻中对独生子女以负面评价为主的事实。而从这15篇具有负面评价的新闻标题以及内容综合起来看，它们所表述的独生子女的负面形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婚姻不稳定，离婚比例高；2、不能吃苦，就业不受欢迎；3、不做家务不做饭，总是到父母家蹭饭；4、不会养育子女，对孩子只生不养；5、性格上缺陷多。

四、媒介建构的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社会现实中独生子女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下面笔者利用具体调查结果对上述独生子女负面形象中的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1、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是否更差？

许多媒介新闻在评价独生子女性格特征方面的问题时，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不自觉地将他们与以往的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这样比较的结果实际上并不是独生子女所具有的特异性，而是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中的青年之间的差别。正确的比较方式应该是横向比较，即将独生子女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这样比较所得到的结果才是独生子女所具有的特异性。根据这一思路，笔者利用2007年全国12城市在职青年调查的结果¹，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一部分性格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与一般调查中让被调查者直接评价独生子女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本次调查中采用了让被调查对象对自我特征进行评价的方法，即在不涉及有关独生子女的话题的前提下，测量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对自身性格特征的主观评价。具体结果见表3。

¹ 本项调查的对象是1976年及其以后出生的城市在职青年。样本采用按比例分层的抽样方法进行抽取。样本规模为2357份，其中，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在职青年为1245名构成了本文分析的样本。有关该项研究具体方法的详细介绍可见风笑天，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何时开始？会有多长？《社会科学》，2009年1期；

表 3 下列各项特征中, 那些符合你的情况? %

性格特征	独生子女自评	非独生子女自评	差异显著性检验
懒惰	49.6	37.6	P<.01
娇气	22.8	20.4	P>.05
任性	48.4	44.3	P>.05
孤僻	21.3	17.4	P>.05
自我中心	32.2	35.1	P>.05
交往能力弱	29.1	36.3	P>.05
难与人合作	9.8	10.8	P>.05
自私	19.8	24.8	P>.05
自理能力弱	28.7	23.6	P>.05
责任心差	10.7	12.8	P>.05

表 3 最后一列的统计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 在总共 10 项特征中, 独生子女的自我评价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的自我评价只在懒惰这一项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别(二者相差 12 个百分点), 而在其他 9 项特征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别。笔者 10 年前对中学生所做的同一主题的调查研究也得到完全类似的结果。(风笑天, 2000)

如果被调查者的自我评价与其实际表现基本相符, 那么, 表 3 的结果说明了两点: 一、以同龄非独生子女作为参照标准, 城市在职青年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并不显得格外不同²。如果同龄非独生子女是正常的人群, 那么, 独生子女总体上也是正常的人群。因此, 媒介对他们的性格特征的负面宣传、将他们描绘成普遍有性格缺陷的负面形象很可能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二、上表中的百分比表明, 具有负面性格特征的青年(包括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都只是总体中的一小部分。因此, 它一方面说明, 在社会现实中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些存在这样或那样性格缺点的独生子女(以及非独生子女); 但另一方面它也说明, 如果用这一小部分独生子女身上的负面特征来代表独生子女的整体特征, 那将是不正确的和不合适的。

2、独生子女结婚后是否总是到父母家“蹭饭”?

笔者利用 2008 年对五大城市已婚青年夫妇的调查资料来对此进行分析和验证³。我们知道, 到父母家“蹭饭”有两个前提: 一是青年夫妇与父母不住在一起; 二是青年夫妇又要和父母住在同一城市。根据这两个条件在样本中进行筛选, 共得到 410 对符合条件的已婚青年夫妇。调查中对他们在上一周去父母家吃饭的餐数进行了统计。我们将一周中去父母家吃饭次数在 4 餐及以上作为“总是”或“经常”的标准。为了考察独生子女变量的影响, 我们将

² 当然, 性格的自评结果并不等于性格的心理学测量结果。如果将来有直接的心理学测量结果的支持, 本研究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

³ 该项调查的对象是“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是在 1975 年及其以后出生”的城市青年夫妇。调查地点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五大中心城市。样本的抽取采用多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样本规模为 1600 个个案。调查实际成功完成有效问卷 1216 份。有关该研究具体方法的详细介绍可见风笑天, 城市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关系, 《学海》, 2009 年 5 期;

青年夫妇分成“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一方为独生子女”、以及“双方均为非独生子女”的三组（即双独、单独和双非）进行比较。同时，考虑到青年夫妇目前是否有孩子可能会对他们去父母家吃饭的行为有影响，所以在统计分析中对这一变量进行了控制。表4就是三类夫妇到父母家吃饭频率的交互统计及其卡方检验结果。

表4 上一周7天中，你们去父母家吃的有几餐？ %

		夫妇身份			合计
有无孩子	到父母家吃饭餐数	双独	单独	双非	
无孩子	0-3餐	79.3	81.9	82.1	80.8
	4餐及以上	20.7	18.1	17.9	19.2
	(n)	(82)	(83)	(28)	(193)
		Chi-Square=0.225	Df=2	P=.894	
有孩子	0-3餐	76.1	81.7	83.6	81.1
	4餐及以上	23.9	18.3	16.4	18.9
	(n)	(46)	(104)	(67)	(217)
		Chi-Square=1.051	Df=2	P=.591	

表4的结果表明，尽管双独夫妇经常去父母家吃饭（每周4餐及以上）的比例略多于单独夫妇和双非夫妇，但统计检验表明，这种百分比的差异并没有达到统计检验的显著性。它说明，总体中三类青年夫妇在是否经常去父母家吃饭的分布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媒介新闻报道中有关独生子女婚后经常到父母家“蹭饭”的判断和评价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3、独生子女对孩子是否“只生不养”？

笔者同样利用2008年五大城市已婚青年夫妇的调查数据来对此进行验证。我们对样本中657对有0-6岁子女的青年夫妇“目前孩子主要由谁照料”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考虑到孩子年龄不同时，需要父母照料的情况有较大差别，因而分析中根据孩子的年龄将调查对象分为有0-3岁、3-6岁孩子的两组来进行控制。同时，依旧将已婚夫妇分为双独、单独和双非三类来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见表5-表6。

表5 有0-3岁孩子的青年夫妇孩子主要由谁带？ %

	夫妇身份			Total
	双独	单独	双非	
我们自己带	31.6	40.3	56.1	41.5
双方父母带	46.9	41.3	39.0	42.3
保姆带	21.4	18.4	4.9	16.2
(n)	(98)	(196)	(82)	(376)
		Chi-Square =16.027	Df=4	P=.003

表6 有3—6岁孩子的青年夫妇孩子主要由谁带? %

	夫妇身份			Total
	双独	单独	双非	
我们自己带	48.0	47.5	70.7	55.2
双方父母带	40.0	42.4	29.3	37.7
保姆带	12.0	10.1	.0	7.1
(n)	(50)	(139)	(92)	(281)
Chi-Square =18.482 Df=4 P=.001				

表5的结果表明,当孩子处于0-3岁之间时,三类夫妇中主要照料孩子者的分布有显著不同。双独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最少,单独夫妇其次,双非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最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将孩子交给双方父母带的比例明显比双非夫妇就高(三者的比例差不多)。实际上,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较少,主要是因为他们请保姆带孩子的比例明显比双非夫妇更高的缘故。

表6的结果表明,当孩子处于3-6岁之间(即上幼儿园阶段)时,三类夫妇中主要照料孩子者的分布依然显著不同。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自己带的比例有所提高,交给保姆带的比例相应减少,而交给父母带的比例则依旧维持在40%左右。但与此不同的是,双非夫妇交给父母带的比例进一步减少,自己带孩子的比例明显上升。形成了双独与单独之间没有差别,但二者与双非之间差别明显的状况。笔者分析,造成双非夫妇这一变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往往会面临其他子辈同样的带孙辈的需要。因而,当这个孩子度过了0-3岁最困难的抚育阶段后,更多的双非夫妇客观上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了。

综合表5-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孩子处于较小的年龄时,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的确比双非夫妇少。但是,一方面,这种较少的比例有可能是他们的父母更积极、更主动地(甚至是双方父母争着)要带他们的孙辈所造成的,而不一定是年轻夫妇自己不想带或不会带造成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带孩子的比例较少是以请保姆带孩子的比例较高作为补充的(若加上请保姆带孩子的比例,则三类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相当)。而总体上,三类夫妇将孩子交给父母照料的比例实际相差并不大。这种结果说明,独生子女并非像媒介新闻所报道的那样,自己不养孩子,完全将孩子交给父母养。他们请保姆带孩子,实际上孩子还是在他们身边。这和将孩子完全交给父母带是不同的。此外,双非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相对较高的原因,究竟是他们“既生孩子又养孩子”的主观表现,还是他们相对缺少父母支持的客观结果,也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结果,可以看出,大众媒介关于独生子女性格特征不好、常去父母家“蹭饭”、对孩子只生不养等方面的评价和描述,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结果并不支持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对独生子女在这些方面表现所给出的负面评价。

五、总结

通过对媒介新闻报道进行系统的内容分析,表明媒介报道是以独生子女的负面形象为主,它反映出国内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负面的。而通过将实地调查结果与媒介新闻中所报道的独生子女负面形象进行比较,发现当前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现有的调查统计数据所涉及到的几个方面的具体结果,都不支持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负面形象。通过对典型的媒介新闻报道所采用的方式、材料和逻辑的进一步解析,可以发现媒介新闻常常是以错误的方式和逻辑得出对独生子女的认识、观点、评价和结论的。研究结果揭示出一些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在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妖魔化”倾向。

从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差异的质疑、到对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的提问,再到大众媒介中的这种对独生子女的“妖魔化”倾向,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对包含第一代独生子女在内的“80后”一代人的认识问题。与长时期、大范围的负面刻板印象相比,2008年以来大众媒介对“80后”一代人的正面评价显得异常的突出。大众媒介之所以会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两个事件发生后对这一代人的表现感到惊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以往对这一代人的认知和评价并不符合实际。一代人不会一夜长大。两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只是给这一代人提供了某种特定的展现自我形象的舞台。实际上,“80后”还是原来的“80后”,独生子女也还是原来的独生子女。在大众媒介惊叹“80后”或者独生子女原来是如此“有责任的一代”、“觉醒的一代”、“敢于承担的一代”,或者“鸟巢一代”时,的确应该认真反思他们所固有的那种并非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应该意识到是这种原有的认识和评价存在问题。只有当我们抹去了遮盖在这一代人面孔上的浮尘,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只有当我们去掉挡在眼前的有色的镜片,我们所看到的才是他们真实的本色。

参考文献:

1. 鲍斯顿等,中国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学习成绩和个性特征分析,《西北人口》,1989年第4期;
2. 包蕾萍,独生子女公众观的变迁:一种刻板印象的社会心理溯源,《当代青年研究》2008年第6期;
3. 陈科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特点和家庭教育的比较研究,《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6期;
4. 范彤妮等,中国独生子女在德、智、体方面的表现,载范丹尼主编《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 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6. 风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7. 黄刚, 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及其意义,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0年第2期;
8. 黄鹂,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无显著差异, 《安徽大学学报》, 1994年第3期;
9. 刘云德,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较研究调查报告, 《人口学刊》, 1988年第3期;